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654
6 February 1986

CHINESE

第二六五四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6年2月6日星期四，上午10时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 | |
|---------------|-----------|
| 主席：阿杜基先生 | (刚果) |
| 成员国：澳大利亚 | 伍尔科特先生 |
| 保加利亚 | 茨韦特科夫先生 |
| 中国 | 李鹿野先生 |
| 丹麦 | 乌尔里希先生 |
| 法国 | 拉潘先生 |
| 加纳 | 格贝霍先生 |
| 马达加斯加 | 拉贝塔菲卡先生 |
| 泰国 | 甲盛汕先生 |
|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 穆罕默德先生 |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 特罗扬诺夫斯基先生 |
|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 沙阿里先生 |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约翰·汤姆森爵士 |
| 美利坚合众国 | 伯恩小姐 |
| 委内瑞拉 | 阿吉拉尔先生 |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上午 11 点 45 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南部非洲的局势

1986年1月29日苏丹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7770)

主席：根据第2652次会议作出的决定，我邀请多哥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应主席邀请，库阿西先生（多哥）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主席：根据第2652次会议作出的决定，我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代表和该理事会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应主席邀请，雅内先生（博茨瓦纳）（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和代表团其他成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主席：根据第2652次会议作出的决定，我邀请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塞内加尔、南非、苏丹、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赞比亚的代表在安理会议事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坐。

应主席邀请，丁卡先生（埃塞俄比亚）、多斯桑多斯先生（莫桑比克）、萨雷先生（塞内加尔）、冯希丁先生（南非）、比里多先生（苏丹）、阜姆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恩戈先生（赞比亚）在安理会议事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坐。

主席：我要通知安理会成员，我收到了安哥拉、博茨瓦纳、印度、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尼加拉瓜和赞比亚代表的来信，要求邀请他们参加安理会对议程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我提议根据《宪章》有关规定和安理会临时议事规则第37条，并征得安理会同意，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菲格雷多先生（安哥拉）、莱格瓦拉先生（博茨瓦纳）、佛尔马先生（印度）、阿扎鲁克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莫拉先生（尼加拉瓜）和穆登格先生（津巴布韦）在安理会旁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坐。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成员，我收到了1986年2月5日反种族隔离特委会

代主席的来信，内容如下：

“我谨请安全理事会根据临时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我作为反种族隔离特委会代主席，参加安理会对题为“南部非洲的局势的项目的讨论”。

安全理事会以前曾邀请与议程项目有关的联合国机构的代表参加讨论。根据惯例，我提议安理会按照临时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反种族隔离特委会代主席参加讨论。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将在适当的时候请反种族隔离特委会代主席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成员，我收到刚果、加纳和马达加斯加代表1986年2月5日的来信，内容如下：

“各签署的安全理事会成员国要求安理会根据临时议事规则第39条，邀请阿扎尼亚泛非大会驻联合国副代表马克哈达先生参加安理会“南部非洲局势”项目的讨论。”

此信已作为S/17794号文件散发。

如没有反对，我将认为安理会已同意根据临时议事规则第39条邀请马克哈达先生。

没有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将在适当的时候邀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安全理事会继续讨论议程项目。

第一位发言的是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代理主席、查尔斯先生阁下。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查尔斯先生（海地）：主席先生，首先我们最真诚地感谢您，并通过您感谢安理会其他成员让我们代表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参加南部非洲局势的讨论，那里的局势十分严重。

主席先生，我们衷心地祝贺您担任本月份安理会的主席，祝愿您圆满成功。刚果一贯支持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斗争。我们相信，作为刚果人民共和国的一名真正儿子，您定将不遗余力找到结束罪恶的种族隔离政策的途径，这一政策是南部非洲困境的主要原因。

我们衷心感谢您的前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代表，他杰出地完成了上月份的工作。

安理会去年通过几项决议，谴责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策划肆意侵犯邻国的行径，利用它非法占领的纳米比亚，向安哥拉发动武装进攻，现在它依然占领着安哥拉部分领土。这些决议都没得到执行。相反，种族主义政权公然推行侵略和破坏邻国的政策，同时加紧镇压要求人权和基本政治权力的黑人多数。

博塔先生本人也说种族隔离已是过时的概念。一周前，他发表一篇讲话，某些西方国家认为讲话重要和令人鼓舞。博塔先生在讲话中重申改革的承诺，同时指责国际舆论贬低他的政府采取的步骤与行动。如此大声宣嚷的改革到底是什么？

仔细一看，博塔先生的讲话除再次证实那一政权的虚伪本性之外，没有新的实质性内容。他声称愿与各种族谈判，在一个民主的政府体制基础上作出新的宪法安排，同时却不承认占人口72%以上的黑人多数的存在。他谈到全体南非人享有同样的公民权，说的却是一个少数民族及团体和社团的权利，而不是公民权力。他接受一个统一南非共和国的概念，同时又想保留所谓的民族家园和班图斯坦。他不提一人一票的民主原则，却提出建立一个法定全国委员会，由他的政府的代表和他的政权建立的所谓自治国的代表以及黑人及利益集团的人员组成，而他们无疑也是由博塔政权自己挑选的，因为博塔先生不愿与解放运动的真正领袖谈判，称他们煽动革命的无政府状态。

而且，这个由博塔政权亲手挑选的人员组成的机构的权力只限于在公众问题上发表意见。受到强烈谴责的通行证法不是被废除，而是在证明不适宜而又代价高昂之后，决定用其他方法取代，以保证博塔说的有秩序的城市化进程。

同时，博塔先生抱怨国际社会不相信他。然而，他却毫不犹豫地提出释放非洲黑人公认的领袖纳尔逊·曼德拉，换取攻击安哥拉时被逮的种族主义军队的恐怖主义分子。南非解放运动代表认为博塔先生最近的讲话只是空话，毫无意义，是毫不奇怪的。实际上，博塔先生的讲话不是针对黑人的，而是给国际银行家听的，争取在3月31日期限来到时，安排推迟南非的巨额债务。他企图抑制向南非政权提供物质与政治支持的国家中不断加强的要求制裁的运动。

有些人在博塔先生的讲话及其政府的行动中看到和平变革的机会，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完全不同意这种看法。事实是，种族隔离制度根本没有自我纠正的能力。种族隔离的目标是确保维持白人的统治。我们一贯指出这个制度不可能改革，而必须废除。具有暴力本质的种族隔离制度继续依赖武力和残暴手段来维持自己的生存。没有哪一天不发生一连串各种各样的悲伤，耻辱、苦难、乃至死亡。实际上，博塔先生讲话中唯一必须认真对待的是他对邻国的威胁。

南非和纳米比亚被压迫的大多数被压迫者争取解放的斗争同南部非洲的发展是紧密相连的。一个国家又一个国家摆脱了殖民主义的束缚和白人少数政权，使种族主义政府感到孤立。这个政权把每个独立邻国的新生和某些邻国作出的种族共处的榜样视为对白人统治概念的一个威胁。

正是这样才导致了改革其区域政策，妄图阻挡不可避免的事情。

种族隔离政权一方面在南部非洲以军事侵略的形式进行干预，暗杀和经济破坏，另一方面又通过“卫星国”提出经济“合作和土地割让，这就是所谓的“全面战略”这项政策的特点，其最终目的就是在南部非洲建立卫星国，通过一系列的联合经济项目和安全安排同南非正式或非正式地连在一块。从短期来看，这项政策寻求在该地区断绝对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解放斗争的支持。其战略包括大规模的军事力量集结以及发展针对邻国的新型军事能力，更不用提南非安全和情报机构的暗中活动以及利用“私营”公司来支持种族主义政权的目标。

因此，比勒陀利亚希望扩大自己在整个地区的霸权，保障和长期维持白人统治。南非的所有邻国都面临威胁，面临直接军事袭击以及比勒陀利亚政权雇用、训练、

武装、资助和指挥的“叛乱分子”公然采取的侵略行动。为了协助这些企图，种族主义政权蓄意寻求破坏邻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企图推翻反对种族隔离的政府。对安盟、莫桑比克民族抵抗运动和莱索托解放军得到训练和武装以及南非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代理人进行的无数的破坏活动，人们还可以作什么别的解释呢？

这项政策的内在危险威胁了南部非洲和平与稳定的利益，不利于国际上为消除种族隔离做出的努力，也不利于纳米比亚人民根据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实现自己的自决权利和自由。博塔先生在讲话中再次拒绝接受该决议所体现的协议条件，相反却要求古巴军队撤出安哥拉。

大家都知道，安盟叛乱分子得到南非政权的支持，奉行其破坏安哥拉合法政府的目标。美国政府支持安盟头目，撤销克拉克修正案，并且正式接待萨文比先生，在华盛顿受到美国政府最高级官员的接见，对此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和国际社会深感关切。美国政府应当停止对这些运动的支持，因为这些运动同比勒陀利亚的勾结显然会导致巩固南部非洲的白人统治。

在安全理事会决定采取措施对付这种局面的情况下，我认为现在没有必要再重复说局势十分危急。现在所涉及的是，独立国家和联合国的会员国面临非法的侵略行径，联合国全权负责的领土被非法占领，以及残酷的种族隔离制度依然存在。面临危险的是国际法原则，特别是神圣的国际公约和应受尊重的国家间行为准则，以及作为国际和平与安全保护者的安理会的作用和信誉。

安全理事会面临一次空前的挑战。现在安理会必须根据其主要职责，立即做出适当的反映，以便恢复南部非洲的和平与安全，并且为南非和纳米比亚被压迫人民的解放铺平道路。

为了履行自己的义务，安全理事会必须根据《宪章》第七章的规定立即采取行动，维护区域和国际的和平与安全。采取《宪章》的有关规定必须强调国际社会决心制止比勒陀利亚侵略和干预邻国的各种行径。

虽然过去有许多令人失望的事情，但是，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仍然希望这一次安全理事会的所有成员将得出相同的结论，促进所有人民的和平与正义。

主席：我感谢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代主席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津巴布韦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莫登戈先生（津巴布韦）：主席先生，我和其他人一样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二月份主席。贵国是著名的非洲自由的坚定捍卫者。我国代表团认为，由刚果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来主持安理会事务是最好不过了。

我还要同样高高兴兴地祝贺你的前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代表，因为他风度翩翩落落大方地主持了安理会一月份的工作。

每当新的一年到来时，世界各地一般总是充满了欢乐的气氛，尤其是希望的气氛，即希望有一个灿烂的新年，希望有一个充满着和平与稳定的更美好的世界。

但不幸的是，在南部非洲，新年开始时却充满了不祥的征兆。种族隔离政权违反指导主权国家之间文明行为的基本准则，在该地区进行国家恐怖主义和强盗主义。这样一个开端对于南部非洲和世界和平和安全都是不利的。南非最近对邻国的威胁、经济封锁和其他侵略行为明确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家间友好的关系和合作国际法原则宣言》的基本条款。该宣言声明：

“每个国家都有责任在其国际关系中避免对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或采取任何其他不符合联合国宗旨的行为。这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绝不能用作解决国际问题的手段”。

（大会第2625号（XXV）决议附件）

但在南部非洲，比勒陀利亚却把侵略、经济封锁和国家恐怖主义当作其存在的主要目的，企图以此实现它的长远目标，即在整個地区建立霸权。比勒陀利亚不仅对无辜的邻国开动军事机器，而且还在南部地区几乎每一个国家内计划、鼓动和策动内乱和恐怖主义，严重违反了《不允许干涉和干预国家内政的宣言》。该宣言明确要求每一国家

“避免对另一国家或国家集团进行武装干预、颠覆、军事占领和其他形式的公开和秘密的干涉和干预，或采取任何军事和政治行动，从经济上干涉另一国的内政，包括运用武力的报复行为。”（大会第36/103号决议附件）

那么，种族隔离政权是什么时候选择了这种敌视邻国的行为呢？所谓的理由是比勒陀利亚不想让其邻国庇护它的公民，因为它把他们看作是恐怖主义。但我们都知道，这些难民是种族隔离的受害者，他们逃到邻国来是为了寻求保护和避难，南非的邻国并没有在南非的报纸上登任何征求难民的广告，也没有设立招募机构，不系南非的金矿在邻国所干的那样。那些跨过边界、进入莱索托、斯威士兰和前线国家的南非人是种族隔离的受害者，国际法、尤其是1951年的《关于难民的地位公约和议定书》明确规定了他们的难民地位。该公约和议定书在第一条中声明：

“如果一个由于种族、宗教、国籍、一个特别的社会团体的资格或政见而害怕遭受迫害，并且离开了自己的国家、或由于这种害怕而不愿利用该国的保护，如果一个人由于没有国籍，或这种事件使他离开了自己居住的国家，从而不能或由于这种害怕而不愿回国，那么他就是难民。”

被比勒陀利亚称为“恐怖主义分子”的正是种族隔离的受害者，其实他们是受害的人，被逃离自己的家园、抛开亲人和财产，以寻求自由。南非的邻国受国际公约和共同的人道的约束，有义务维护1951年的《难民地位公约》，特别是第三十三条。

事实是，不是南非的邻国招募、窝藏持不同政见者来对付强大的邻国。是比勒陀利亚策动、招募、资助坏人在邻国进行破坏活动。举我国津巴布韦为例吧，南非招募和训练了近五千名前莫苏鲁瓦私人后备军，来进行持不同政见活动，破坏我们经济的基本设施。比勒陀利亚还设立了一个电台，叫什么“真理台”，进行敌意宣传，企图挑动津巴布韦的暴动。就在今天傍晚，即津巴布韦时间下午七时，“真理台”将广播津巴布韦语的“笑话大王”，大肆恶毒攻击津巴布韦。津巴布韦却没有一个专门攻击南非的电台。

正是南非政权制造政治不稳定，并且在经济上扼杀津巴布韦和其它邻国，企图使南非成为种族隔离制度的安全港。其手段包括炸毁我们同莫桑比克之间的铁路，破坏我们在这个国家的石油管道，企图迫使我们转用南非的通道，以此来增加我们对种族隔离国家狂想和号令的依赖性。此外，比勒陀利亚还指令其代理人杀害津巴布韦的白人经商农民和津巴布韦执政党的领导人，企图制造混乱和不稳定，把准备到我国投资的人吓跑。仅在过去的一年里，比勒陀利亚匪徒就进行了103起暗杀，263起武装抢劫，57起强奸案，破坏了价值4,100万美元的财产。我们曾经指出过，在过去的五年里，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的国家由于南非的破坏活动损失了100亿美元。

我们经常说过，只要独立我们就能够选择我们的朋友，但是不幸的是，我们不能选择我们的邻国，而南非不巧是我们南面的一个难以对付的不友好国家。然而，我们独立制定自己的政策，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寻求同我们的邻国，包括南非建立正常的关系。我们不允许在我国建立南非解放运动的军事基地。这是我们公开宣布的立场，谁也不能够证明有这种基地的存在。我们在非洲统一组织的范围内给解放运动以道义和外交上的支持。作为非统组织的成员，我们同其它成员国一样承担了某种义务，但是并不包括提供基地。因此，南非暗指非洲人国民大会和用津巴布韦作为袭击南非的基地，这是十分狡诈的。比勒陀利亚在这种场合里恶毒编造攻击我国，这使我想起了狼先生和小兔的儿童故事。各位代表都记得，在这个故事里，大恶狼在上游喝水，而小兔在下游喝水，通常大恶狼在喝水的地方把水搅混，这样水就显得不干净。所以，当大恶狼到下游小兔喝水的地方看到水很干净的时候，他就指控小兔把上游它喝水的地方搅混。但是小兔解释说，水是往下流的，他不可能会把大恶狼的水搅混。大恶狼先生当然别有用心，他接着指控小兔在前一年就把水搅混了，可是小兔解释说当时他还没出生呢。这时候大恶狼先生气急败坏，他断定说肯定是小兔的爸爸干的，因此他要吃掉小兔。但是，小兔向大恶狼先生指出说前一年他爸爸住在森林里的另一块地方，不可能把这条溪

里的水搅混。大恶狼怒不可遏地说，“那么这肯定是你爷爷干的。”故事这样一直讲下去，大恶狼千方百计地寻找借口要吃掉小兔。

比勒陀利亚破坏邻国稳定的真正原因是，它不能容忍在它的周围存在没有种族歧视的民主社会，因为这样的社会反对提倡种族优越理论的种族隔离政策。因此，当比勒陀利亚一片混乱而我们这些作为比勒陀利亚的邻国取得独立的时候，这个事实便成了我们必须受惩罚的罪行。而且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津巴布韦我们党的领导人被暗算，我们的白人经商农民则被认为是成功建立一个无种族歧视社会的帮凶而终日面临被暗杀的危险，我们的铁路和公路遭受破坏，我们的经济成为比勒陀利亚匪徒的打击目标，而我们的人民也成了种族主义侵略的受害者，南部非洲变成了冲突和紧张的温床。大恶狼先生不喜欢他的池塘这么混浊，而小兔的池塘这么清澈。

对南非针对邻国，特别是我国津巴布韦的政策的最有远见的评论也许莫过于最近几个月，也就是1985年12月8日南非《星期天星报》上发表的致编者的一封信。承蒙安理会的宽容，我将宣读一位被称为沙斯科尔斯基先生的南非白人写给编者的信，这封信题为：“南非政府贼喊捉贼”。

“南非政府煞有介事指控津巴布韦卷入在德兰士瓦北部的布雷事件，这说明博塔政府的内在侵略性不是由于邻国造成的威胁，而是由于自己的统治在国内不得人心以及政治立场的根本脆弱，说明南非在一个白人政府之下衰退而看到津巴布韦在一个黑人政府之下不断繁荣，实感难堪，而且还说明博塔先生以其将军们不能理解政府政策造成南非冲突的程度。

“马兰将军（国防部长）认为津巴布韦政府不能控制叛乱分子而且经济崩溃的论调倒是南非的更好写照。他玩世不恭地宣称，安盟正在利用津巴布韦的领土，企图在南非和津巴布韦之间造成冲突，这话用来说其政府的用心会更有说服力。

“这里提出一个问题：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的政策在国内外这么不得人心呢？”

这是一位南非白人在南非白人的报纸上所写的。沙斯科尔斯基先生问题的简单答案当然是：世界上没有那个国家的政策这么不得人心。

南非白人领导根本想不出如何挽救自己国家的消失。因此，他们基于奇怪的逻辑认为放火烧邻国的房子也许会减少自己房子上的火焰。可以肯定，破坏安哥拉、博茨瓦纳、莱索托、莫桑比克、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稳定根本不能使种族隔离制度免遭不可避免的灭亡。这个制度是注定要灭亡的。博塔先生最近对南非议会的演说以及后报纸上的宣传毫无疑问地表明，博塔先生脱离现实。他似乎真的认为，他仍然可以摆脱其臭名昭著的博塔语言糊涂观念以及其它语言不准确和掩饰。他一方面说今年七月之前废除通行证法，但是另一方面又说 he 要用“促进有序城市化的措施”来取而代。他心里想的是什么“有序城市化”措施呢？他让我们自己猜想。

如果我们将博塔先生过去的记录做为判别的标准，则不会出现多少变化。那将会是使用另一名称的“流入控制”。他谈到了“种族隔离的过时概念”，但却只字不提拆除其一些基础，如指定每一种族集体可以居住的地区的《集体区域法》。他拒绝同南非黑人真正的领导人谈判，将他们贬称为“革命者”。他没有释放人民的真正领导人，却希望会出现一个温顺、愿意参加“以我博塔为主席”的委员会。从而对国家的治理做出贡献的黑人领导阶层。拟议建立的法令委员会仅属咨询性质，而博塔先生却将此称为“分享权力”。理事国将会读到，2月4日——准确说，两天之前，根据目前的三院安排建立的总统委员会中所谓有色人种部长之一彼得·亨德里克斯牧师与其他二十五名有色议员和另一名部长遭到了侮辱：当他们要进入议会大厦中的一家只许白人进入的饭馆时，白人议员拒绝让他们进入。这件事就发生在博塔的眼皮底下。而博塔先生如此轻率地告诉黑人领导人说，这就是他的分享权力的例子——他自己的部长和议员连同在议会里一起吃饭都不行，可有人还说南非已准备进行改革。这算是那门子的权力分享！

博塔先生仍将自己有着2,800多万黑人,450万白人的国家称为“少数民族国家”——2,800万的少数民族!当然,这只是导致制定班图斯坦政策的神话。在此,我们看到,“金钱豹不会改变其斑点”这句古老的格言的正确性再次得到了证明。显然,博塔先生的声明及在报纸上做的低劣的宣传并非旨在寻求公正的方法解决他的国家的问题,而是在蒙蔽国际银行家。如果他们心甘情愿,他们是会上当的,但博塔先生不可能欺骗普通的索维托人。他为什么未能禁止他自己的白人教育部长及可能的接班人F.W.德克拉克先生使他在国际上成为小丑呢?博塔先生说,南非已“抛弃了……过时的种族隔离概念”。就在他发表了这一著名的声明四天之后,在被问到现在是否会考虑黑白人学生合校的问题时,德克拉克先生坚定答道:

“不会在政府办的学校……只要我们党坚持目前的立场。在南非的特殊情况下,就政府办的学校而言,我们的学校是保证稳定和集体安全的重要因素。”这就博塔的话在细节上的含意。这意味着永不改变种族隔离。

南部非洲的独立国家感到吃惊,这不仅是由于我已谈到的本区域最近发生的事件,更是由于此时此刻在大西洋这边发生的一些事件,当然,我指的是叛徒萨文比的访问以及美国新闻界最近披露的关于美国政府正在考虑恢复援助安盟匪徒的消息。我希望更好的意见最终会在华盛顿占上风,因为,帮助萨文比就等于经过会带来高昂的感情代价,未经探明的荒野,走上一条没有目的地的道路。

非洲大陆已通过自己的领导人,在1985年于亚得斯亚贝巴举行的首脑会议上预先表明了自己对美国恢复援助安盟匪徒一事的看法:

“美国直接或通过第三方,公开或秘密地插手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内政都将被看做是对非统组织采取的敌对行动。”(A/40/666,英文第57页)。这一立场也得到了1985年9月在安哥拉首都卢安达举行的不结盟运动外长会议的支持。

当目前的美国政府第一次向前线国家提出其建设性接触政策的建议时,我们对这一政策是否起作用抱有疑虑,我们在同美国领导人们的接触中表明了这一点。而

美国人则请我们以结果，而不是以我们在这一政策的制定中发现的某些理论上的不足来对这一政策加以判断。在一两年时间中，前线国家尽量少批评建设性接触。但事情已很明显，建设性接触没有带来什么结果；我们先是公开地对其提出疑问，后来，当其造成的消极结果不断出现时，我们就开始积极地反对这一政策。

我简单回顾这段历史是为了强调一个事实，即前线国家十分希望美国成为解决我们地区问题的一个伙伴；因此，在近两年时间中，它们——不妨承认，有点焦虑不安地——准备暂缓一下和平努力，以使美国可以在南部非洲推行其建设性接触的政策，而这一尝试最终证明是错误和不起作用的。

美国现在似乎正在制定对南部非洲的新政策。这一新政策只能被称为破坏性接触。这一政策要求美国公司从安哥拉撤出投资。据1986年1月29日的《纽约时报》和《华盛顿时报》报道，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克罗克博士代表美国政府要求美国公司撤出安哥拉。我们根本无须提及，在正是现任美国政府已采取了积极的殿后行动，以使美国公司继续在南非开展业务。

除了这一行动之外，据说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向南非的走狗萨文比提供致命武器和／或几百万美元，以便通过不会有美国人死亡的所谓低密度战争来影响安哥拉的事态。萨文比受到了来访的国家元首的待遇。他甚至受到了里根总统的接见。毫无疑问，安哥拉的真正总统多斯·桑托斯总统尚未得到美国总统的承认，更不用说接见了。萨文比另一次受到如此隆重接待的场合是在开普敦参加南非博塔总统的就职典礼。自他成为南非的走狗以来，里根总统是他在隆重的仪式下公开会晤的第二位总统。我无需对此具有的重要性加以评论。我们只能得出自己的结论。

我叙述这些最近出现的众所周知的情况是为了表明我们可以认为美国正在制定新的南部非洲政策。不论这一政策最终采用什么名称，其轮廓是明确的。我们已经可以说，建设性接触这一灾难性的政策正逐步成为非建设性接触的具有更大灾难性的政策。这正是美国和南非1975年时的政策，它们当时联合起来，试图使它们的傀儡萨文比和罗贝托成为安哥拉的领导人。

当然，美国人争辩说，他们将于种族隔离政权在有关安哥拉的问题上进行合作，只是因为他们反对在安哥拉的古巴军队和俄国的影响。他们不喜欢俄国人是因為俄国人是在世界上的竞争对手，俄国人的中央计划经济制度被美国人认为不如自己的自由经济有效。这纯粹是东西方意识形态的竞争。

对生活在种族隔离制度下被剥夺人权的数百万非洲黑人来说，目前阶段根本不是关心自由经济和中央计划经济的优劣的“大辩论”的时候。这是把自己和对方都看作平等，但对怎样才能把世界建设得更好持不同意见的人之间的辩论。相反，种族隔离否定了黑人的人权。因此，南部非洲黑人的紧迫问题很显然：他首先要为自己的人权得到承认而斗争；只有这样，只有作为一个平等的人，他才能参加当今有关哪种制度对人类最有利的“大辩论”。

因此，我们呼吁美国朋友不要被简单和错误的地理政治理论所迷惑。南部非洲根本的问题归根结蒂就是南非的种族隔离和种族主义南非在纳米比亚的殖民化问题。这是欧洲污辱和统治非洲的继续；这是大西洋奴隶贸易，过境贩运和许多其它侮辱非洲人的令人伤心和痛苦记忆的一部分。直到消除污辱我们民族的最后残余为止，非洲人就不会自由，黑人就抬不起头。在建立我们的人权的斗争中，我们敌人的盟友怎能成为我们的朋友？

我们过去曾经争辩，今天仍然坚持认为，国际社会表明强烈反对种族隔离的唯一有效和非暴力的手段就是实施有效和强制性的制裁。然而，在这次辩论中，我们要求安理会向南非种族隔离发出一个强大和团结一致的信息，告戒南非不要因为邻国承担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庇护难民，而威吓邻国，要求南非立即消除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

主席：我感谢赞比亚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安哥拉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弗雷多先生（安阿拉）：主席先生，请接受我国政府和代表团对你担任安理

会2月份主席的最良好的祝愿。我们两党、两国人民和政府有着兄弟之谊，因此当我们看到你主持审议一个——而不是一系列——非洲，特别是南部非洲，如此关心的问题感到特别高兴。

我们现在谈论“全球村庄”，通讯、运输、相互关系和相互依赖，使世界变得更加狭小了。但我要冒昧地指出，真是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问世以来世界才变小的。由于殖民者和帝国主义者对人力和自然资源贪得无厌，从第一个殖民主义者踏上非洲的土地开始，整个非洲大陆的命运就被决定了。情况正是如此。

目前的问题——南非种族主义种族隔离政权对南部非洲所有独立和主权的邻国的危险的剥削政策，只是殖民帝国主义贪婪在1980年代的反映，这种贪婪曾驱使殖民主义者踏遍我们辽阔的大地，这种贪婪一直生存到今天，其形式有公开和粗暴的，也有隐避和微妙的。

从1976年以来，安理会一直讨论南非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侵略。自那以来，我们的呼吁、世界公众舆论、安理会通过的强制性制裁、希望南部非洲实现真正和平的人们进行的斡旋，都未导致持久的和平：安哥拉南部部分领土仍然处在种族主义南非军队的非法占领下；安哥拉平民仍然遭到种族主义军队的野蛮屠杀；安哥拉领空继续遭到侵犯；安哥拉财产继续被破坏；安哥拉经济和社会基础结构继续遭到种族主义分子的破坏。同时，比勒陀利亚政权继续资助、训练、武装、配备、保护和营救一小撮安哥拉叛徒，萨文比匪帮，这些人与前殖民国的情报机构、军事情报机构和军队的联系是有正式记录的，有不容辩驳的文件作证。

一个超级大国欢迎和款待这帮叛徒，该大国的“建设性接触”政策已经完全失败，它发起的有关南部非洲的协定还在签字的时候就被比勒陀利亚违反，它对非洲大部分的政策是不友好的，它的政府设法援助那些叛徒，违反了规定主权国家关系的国际法和行为准则。这种援助不仅会加剧南部非洲的战争，而且会在安哥拉内部制造动乱。我国有更多的人会被杀害，痛苦将继续下去。这就是美国政府想要的结果吗？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是安哥拉最大的贸易伙伴，安哥拉是美国在撒哈拉以南第三大贸易伙伴。从美国的自我利益来说，美国支持一个人所共知的叛徒，以值得怀疑和经不起查验的借口拒绝与安哥拉建立外交关系是否对头？

事实上，某些国家继续支持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这一政权也继续以空洞的改革承诺和姿态来欺骗它们，却不采取任何行动解决南非2,300万多数人民的基本问题。比勒陀利亚朋友们提供的这种支持并没有制止比勒陀利亚在南部非洲地区的军事和政治野心，包括由南非在直达赤道的地区中采取军事行动的军事防卫计划；要求南非发展核能力——不是用来对付世界核大国，而是针对南非的邻国，这些邻国根本不可能是核国家；这种野心使比勒陀利亚破坏它与主权邻国间的一切协定；使它反对本国人民；在这里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电视中都能看到南非的这种野心，除非对新闻机构实行新闻检查；这种野心刻在南非和南部非洲各地无数的坟墓上。

国际社会现在应严肃对待比勒陀利亚的疯狂政策。建设性接触和所谓半心半意的制裁解决不了问题。国际社会必须制定具体步骤，实现纳米比亚独立，使种族主义军队全部撤出安哥拉，使比勒陀利亚尊重恩科马提协定，使莱索托、博茨瓦纳、赞比亚、津巴布韦、坦桑尼亚、莫桑比克、斯威士兰和安哥拉人民不再受种族主义军队突击队的恶毒进攻。

我们认为这是能够做到的。我们知道，某些国家出于私利一直支持比勒陀利亚，而对种族主义份子的罪恶行径只给予一二下轻描淡写的批评。我们现在要求比勒陀利亚的朋友们重新审查他们自身的利益，老实承认它们的利益与南部非洲地区的人民和政府的利益是一致的，它们对日益孤立的比勒陀利亚政权的支持只会损害它们自己的长期利益，一个在国内失去合法性的政权在国外也不可能合法，在国内四面楚歌的政权在国外也不会安全；象比勒陀利亚政权这样受其他国家憎恨的政权是无法重新进入国际社会的，除非它与其他国家建立睦邻关系；象比勒陀利亚政权这样受到无数决议谴责的政权是不会在和平与稳定中从事国家事务的，除非它学会和遵守人的法律。

这不是一个正常的政府，而是一个恶魔，一个失去控制的军事机器，它正在观点与原则的名义下毁灭自己的国家，自己的人民——包括黑人与白人，而这些观点与原则已失去历史价值，或不适应其生存与发展。

这个军事机器在街上枪杀学校儿童，一再对远离南非数百里之外熟睡的手无寸铁的平民进行野蛮袭击。

这也是一个长期欺骗国际社会的政治机器。不然如何解释比勒陀利亚在纳米比亚独立问题上的顽固立场？如何解释它拒不执行安理会有关攻击安哥拉问题的决议——还有几百个大会的决议？如何解释南部非洲的种种问题毫无进展？

我再次正式提出，比勒陀利亚用来阻挠进展的理由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国际主义的古巴朋友在安哥拉的问题与纳米比亚独立、南非军队撤出安哥拉南部、使南非多数人享有基本权利、南部非洲独立国家的边境安全、领土完整和主权等南部非洲地区人民所面临、并造成重大破坏与牺牲的问题丝毫不相关。

实现南部非洲和平，只有通过南部非洲人民进行公正的谈判，而不是对他们进行战争威胁，对他们的合法政府进行拙劣的破坏活动。

只有当南部非洲人民十分关切的重大问题在南部非洲得到解决，这一地区才能有和平。

如果把南部非洲与东西方冲突这两个在地理、政治或历史上都毫无关系的问题联在一起，和平就无法实现。

只有在罗安达、马普托、姆巴巴内、哈博罗内和达累斯萨拉姆进行努力，才能实现和平，和平当然是我们的共同目标。不然的话，那些自认为民主卫道士们尽全力给我们相反的信号？如果和平是我们的目标，也是他们的目标，我们现在就应该有具体的决议表明这一点，而不是重弹陈腔滥调，这将非常有助于解决大家急于解决的问题。

主席：我感谢安哥拉代表对我和我国所讲的友好的话。

时间已经不早，我想现在休会。安理会下次会议定于1986年2月7日，星期五上午10点30分开会，继续讨论议程项目。

休会前，我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安理会今天下午3点30分将继续讨论题为“1986年2月4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项目的讨论。

下午一点散会。